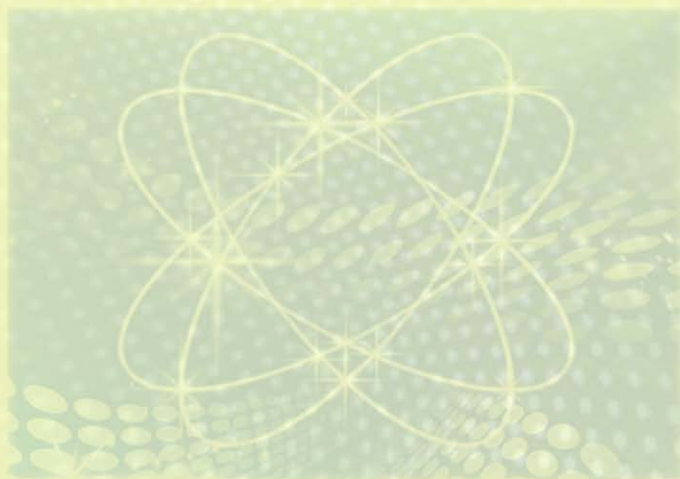


品味人生



目 录

第一篇 往事点滴

一、童年烙印	001	砸腿前后	052
抢收“出荷粮”	001	试着搞翻译	060
光复那天跑丢了	004	十次外语培训班	063
水火之灾	007	包班讲课一个月	068
差点儿闯了祸	011	到政府机关的第一年	070
二、学生回眸	014	没当过名义上的一把手	074
解放前，我读过半年书	014	创业一年	079
小顽皮	017	四、生活掠影	084
边挣学费边读书	020	各出一百元，结婚	084
课外演出活动	023	新婚第二天就扛水泥袋	090
难忘的“勤工俭学”	026	买煤——打煤坯——蜂窝煤	093
偏得——上了大学	032	花三分钱也曾记账	097
大学挨饿的那两年	036	公出回家背了八十多斤	100
救人	039	我亲历了海城大地震	103
三、工作摘记	042	从天上到地下	108
飞来的横祸	042	一套毛料中山装	111
一夜间，同学变“敌人”	048	从厦门硬坐到沈阳	113
		两元钱的旅店	116
		三十五抒怀	119
		为我治脚伤的几位大夫	122

感激·惜别	129
六级住房	131
缅怀老友——付增华	135

第二篇 今朝乐趣

一、情深谊长	140
挚友	140
仁兄	144
新朋	148
学友	150
欢聚	152
活动	155
祝福	157
欢宴	158
二、老友团聚	159
四十五年啊，眼前闪一闪	159
三、感悟随想	164
歌颂	164
赞美	165
珍爱环境	168
贺乔迁	170
贺镁办成立十五周年	173
祝贺	174
四、自斟自饮	176
自我开心	176
高楼观景	178
雨雪之情	183
重阳感怀	184

五、温馨之家	185
生日快乐	186
对大女儿婚礼的祝愿	187
喜得外孙	187
任重道远	188
大外孙天天向上	191
骏马奔驰	195
喜庆二女儿怀孕	203
双胞胎小外孙	204
趣事儿	213

第三篇 旅游随笔

一、市郊游	215
二、假日游	217
三、游省内山水	221
鲅鱼圈一日游	222
四、老干部春秋游	223
五、校友四十年相聚游	229
六、天津二日游	234
七、晋冀小游	238
八、齐鲁之行	240
游崂山	243
忆甲午	244
九、沪杭休闲游	245
十、在沪治伤小记	249
十一、云南秋游	250
昆明	251
西双版纳	253

大理	256	桃园	302
丽江	257	台北	303
十二、桂黔之旅	258	博物院珍宝	303
途中所见所感	258	日月潭、阿里山	305
广西会友	259	高雄	309
贵阳两日游	261	东海岸	310
黄果树瀑布	262	宝岛南端	312
少数民族村寨游	263	野柳地质公园	315
十三、三亚一瞬	264	二十三、日本考察	316
十四、千里奔黄山	265	二十四、朝鲜一瞥	317
翡翠谷小游	265	二十五、德国学习	318
黄山观光	266	第一站	318
山中感悟	268	柏林有感	320
十五、古都行	270	小城阿尔登堡	320
西安市内游	270	二十六、欧洲四国	321
秦王陵	273	阿姆斯特丹小住	321
华清池	274	飞雪布鲁塞尔	322
华山	275	游巴黎	323
洛阳游	276	路过卢森堡	324
游开封	277	回国途中	325
十六、游览九寨沟等地	279	二十七、美国培训	325
十七、重庆一瞥	285	旧金山课堂	325
十八、游长江	287	纽约见闻	328
十九、楚地风光	290	华盛顿点滴	330
二十、芙蓉观感	293	尼亚加拉大瀑布	332
二十一、港澳之行	296	拉斯维加斯赌城	334
往返香港	296	好莱坞电影城	336
澳门	299	去墨西哥边界小城	338
二十二、旅台见闻	300	二十八、东南亚风光	338

泰国风情	339	贝加尔湖	348
赞叹新加坡	341	三十、南赴澳洲	349
侨乡——马来西亚	342	悉尼	349
二十九、北上俄罗斯	344	首都——堪培拉	350
莫斯科	344	去墨尔本见闻	351
圣·彼德堡	346	新西兰短游	353

第一篇 往事点滴

一、童年烙印

抢收“出荷粮”

“出荷”这个词，
七十岁以上的人可能还有印象。
在日寇侵占的伪满洲国，
那是种地人必需的“交公粮”。

我家住在古镇——牛庄，
种了二亩薄田，还经点商。
父亲体弱多病，
大事小情都靠母亲忙。

大约是我四岁的秋天，
爸妈带我去收割高粱。
借了一辆大马车，
高兴的劲都挂在脸上。

镰刀飞快，庄稼割得侧排成行，
一捆捆地忙往车上装，

妈搂着我，高坐在车上，
爸赶着马车，全家喜洋洋。

走到南关哨卡岗，
有两个警察背着枪。
“站住，停车检查”，
“看看你们交没交‘出荷粮’！”

全家一下子着了慌，
妈妈赶紧把我往身后藏。
爸爸点头哈腰地说：
“公粮未交，是因庄稼还没拉回场。”

“不行，现在又有新规定，
必须就地交‘出荷粮’。”
爸妈傻了眼，妈妈急忙下了车，
哀求着：“回家打下粮食一定交上。”

“少废话！”警察横眉立目大声嚷，
此时，一匹大洋马跑到现场。
坐着日本军官，一脸凶相，
“什么的干活？”操着日本口音讲。

“太君，是这样……”
一警察凑到军官面前小声讲，
“八格！就地交粮。”
两个警察立即把高粱扣下，这是硬抢。

爸妈面面相觑，没了主张。
到嘴的口粮，一下子“泡了汤”。
我哇的一声，吓得哭了起来，
全家人赶着空车回家，两眼泪汪汪。

那个日本官儿咋那么嚣张？
两个警察咋那样猖狂？
不管咱全家吃不吃饭，
在大白天就抢口中粮！

童年的事情不会忘，
这样交“出荷粮”太悲伤，
它让几岁的孩子受到恐吓，
尝到了亡国奴的苦辣凄凉。

六十多年，巨变沧桑，
新中国早已屹立在东方，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正在走向富强。

人民安居乐业，
扬眉吐气。
正高举红旗，
奋勇奔小康！

光复那天跑丢了

“八一五”这一天，
所有的中国人都会永远纪念。
经过十四年的艰苦抗战，
日本鬼子终于投降、滚蛋！

年纪虽小，
也受过关东军的欺凌和摧残，
幼小的心灵也有对小鬼子的恨，
时常萌发对胜利的企盼。

突然，有一天，
街上鞭炮齐鸣，锣鼓喧天，
人们换上了衣服，拿着小红旗，
见面就大笑作揖，好像过新年。

为什么这样欢天喜地？
妈妈大声说：“日本鬼子已经完蛋！”
我听了立刻蹦了两个高，
“好啊，鬼子上西天了，赶紧滚蛋！”

我长这么大，从没看见：
几群高跷队，衣服格外鲜艳，
“打渔杀家”、“傻柱子接媳妇”，
喇叭吹得响，人儿扭得欢儿。

那边来了“跑旱船”，
美女“坐”在船上笑容满面。
老汉划船累得汗淋淋，
想亲亲船上人，那是难上难。

我拽着妈妈往人群里钻，
“老汉推车”跑得欢，
“鱼”、“蚌”、“虾”、“龟”使劲扭，
那边还唱起了“二人转”。

十字街头人站得满又满，
“庆祝光复”、“赶跑小日本”标语撒满天。
讲演、口号声此伏彼起，
活报剧演得活灵活现。

我看得花了眼，
乐得连鼻涕淌到嘴边也不管。
不知什么时候挣脱了妈妈的手，
去把那撒下的糖球捡。

“走！去看小日本怎样滚蛋”，
人们随着喊声向南面赶。
我被人流推着，拥着……
挤到了日本“洋麻会社”门前。

第一次看见：

原来趾高气扬的日本官儿，
变得垂头丧气，无精打采，
像霜打的茄子，一个比一个蔫。

鬼子真的滚了蛋，
他们的女人抱着孩子泪涟涟，
桌椅、锅碗、包袱堆了满地。
唉声叹气地一件一件往车上搬。

突然闯出几个黑脸大汉，
跑到“会社”院子把麻袋扛上肩，
紧接着就跟进了一群人，
“抢它个小鬼子”，眼前一片大乱。

我被人流冲散，
还摔了个跟头仰面朝天，
不知道妈妈在哪里，
随着人潮东跑西颠。

跑得全身流汗，
不知东西南北到处乱转。
肚子饿得咕咕叫，
太阳已经快压山。

我已转了向，家也找不见，
眼泪流了满脸，瘫坐在路边。
多亏遇见了邻居赵大伯，

把我送到了焦急找我的妈妈身边。

水火之灾

“人有旦夕祸福”是句名言，
我七十多年生涯就是福祸相伴。
就是童年、少年，
也没有跳出过这样的生活圈。

童年时代，冬天很严寒，
只能靠小火盆烤手取暖。
对着火盆，把小手靠得越来越近，
心想到处都是火盆那该多舒坦。

烤着烤着，进入了梦幻：
穿得暖暖乎乎、软软绵绵，
躺在妈妈的怀中，
好像走进了充满阳光的宫殿。

突然，被火烧火燎的疼痛惊醒。
睁眼一看吓傻了眼，
左手的“马蹄袖”已经着了火。
小手被烧得通红，还向袖子里窜烟。

放声大哭，不知怎么办，
对面屋的汪奶奶赶紧来到身边。
立即取来大酱摊在小手上，

把烧着的袖子浇湿、烤干。

三四岁的童年，
就受到了火的“考验”。
留下了永久的瘢痕。
第一次经历了火对人的摧残。

大约过了五六年，
春节前要给阴间“送钱”。
姐姐带我去父亲的坟地，
烧纸做祭奠。

那是个大风天，
纸点着了便把周围的枯草燎燃。
姐俩立刻慌了手脚，
面对这燎原大火哭地叫天。

我当时急了眼，
用两脚紧踏火苗想灭火焰。
灭了一块，另一块又着了，
不好，我的右裤腿开始冒烟。

姐姐急得团团转，
“来人呀，快救火呀”拼命地大声喊，
周围无人听得见，
眼见裤腿的烟火向上蹿。

危难之时，一位大爷跑到身边，
用两只有力的大手把裤腿的火熄灭。
姐儿俩忙给老人下跪，
连声感谢泪涟涟。

“记住，遇见火不要忙乱，
田间燎荒的事儿我没少见，
以后烧纸要找没草的地方，
处处防火，小孩子也要记在心间！”

十多岁以前，
遭受两次火的灾难。
虽然是小事故，
却提醒我：天天防火，不能忘淡。

四十年后，我一度负责生产安全，
曾提出“安全重于天”。
但火灾事故仍时有出现，
防火的大事，千万不可等闲。

我还受过水难，
五六岁时，家搬到小河岸边，
河中的水虽然不多，
但也有深坑泥潭。

一次姐姐带我到河边游玩，
正值盛夏，烈日炎炎，

稍大的孩子都在河里洗澡、打闹，
看得心里发痒，想下水试验。

水里真舒坦，
清凉的水冲洗掉身上的臭汗。
好像妈妈双手在抚摸全身，
“真好呀！”我在浅水中跑来跑去，大声喊。

猛然间，
一脚踩空，掉进了“深渊”。
深不可测，两脚够不着底，
我用尽全身力气，把头往上蹿了几蹿。

双手拼命高举，
想抓到什么东西好爬上岸。
呛了两口脏水，
头发涨，心没底，再次掉进深渊。

姐姐一看急了眼，
“快救人呀！快救人！”拼死命地喊。
说时迟，那时快，
一位青年飞快地跳到河里边。

一个“猛子”扎进深渊，
两只大手抓住我，推出水面。
抱着我，几大步跑上了岸，
我躺在地上，毫无力气，只有吐水气喘。

这时妈妈已经跑到岸边，
对青年作揖磕头，好像拜神仙，
青年人憨笑：“小弟弟没事就好。”
拧干衣服，看看我，大步走向前。

“感谢好人！感谢天！”
“若没有这位小伙子，我儿命就玩儿完。”
“也不知他姓啥，”妈妈含着眼泪，叨念着，
孩子，救命的大恩，要永记心间！

人生短暂，
六十年往事如烟。
但对此事我却不能忘，
遗憾是没有遇见那位救命的好青年。

差点儿闯了祸

那是一九四八年秋天，
辽沈战役进入了最后阶段。
国民党军队的残部，
疯狂向营口海上方向逃窜。

我家正处敌军逃亡的路线，
军车，大炮持续不断，
士兵头戴钢盔，手拿卡宾枪，
一个个筋疲力尽像是丧家犬。

后来，又来了解放军的兵团，
连跑带颠，气喘吁吁向前赶。
没有钢盔，扛的“三八”大盖枪，
有的战士鞋都跑破了，还穿着单衣衫。

我站在家门前，
对两种军队好奇地特意看。
并不知道这就是辽沈战役，
只觉天天过军队既有趣又好看。

解放军也有汽车连，
在地主大院还住了修理班，
院里有七八辆大卡车，
加油、打气，检修好了就紧忙赶。

我们几个孩子常到院子转，
看见汽车那么大觉得很新鲜。
摸摸这，碰碰那，
趁没人还到车上坐一坐，站一站。

有个小伙伴，
发现火盆附近有几件东西很好玩，
拿了起来，装在兜中，
我们跟了过去，争着抢着看。

“一人一个拿着玩儿，